

## 目 送

葛亚夫

半夜醒来,看见你坐在我床边。我一惊,想坐起来。你把我按回被窝:睡吧,我就想坐这,看看你。

母子一场,你骗不了我。进城后,你整日畏手畏脚、失魂落魄,念叨老家的父亲、家禽和庄稼。60多岁的人了,还想家?“娘,你去睡吧,周末我就送你回家。”我叹口气。

你来了精神:去看你大舅吧!他跟我说,把纺车捎过去……

时光杳远,你沉浸在自己的絮叨里。我没提醒你,大舅已去世八年了,你又做梦了。

纺车是外公、外婆唯一的遗产,编织了你人生里所有的温暖。

外公外婆离世时,你还趴在外婆怀里吸奶。你的生活里,没有爹娘,只有大舅。关于爹娘的只言片语,都像大舅手里的棉团,蘸着煤油灯光,被纺成线,纳进鞋底,织成衣服。

在那清苦、流离的岁月,你虽没有爹娘,但并不孤独,也不缺少温暖。

纺车吱吱呀呀。兄妹俩紧挨着,那些神话故事绚烂了清贫的时光,但大舅从不说爹娘。

你问,他就敷衍:等你会纺线纳鞋,就知道了。你学会时,也懂事了,不问了。

这些,都是你说的。小时候,你纺线,我挨着看。你不经意的絮叨,我都记住了。

云一样的棉花,在指尖变幻,被纺成雨丝般的线,缝补起时光。这时,你会说些神仙鬼怪。那些故事,是外婆说与大舅、大舅说与你的。你又说与了我,就像血脉的传承。

纺车吱吱呀呀。你说得泪水涟涟,我听得一惊一乍。土墙上,两个影子越挨越紧。

我拍着胸膛说:娘,不怕,我不去赶考,就陪你,哪儿也不去……

你笑得凄惶,恍若有大舅的影子。这样的话,你儿时也曾对大舅说过吧?

时光像脚上的千层底、身上的布衣,由云一般的棉纺织成,也云一般轻盈,倏忽经年。

大姨嫁人,二舅娶妻,待你出嫁,已家徒四壁。大舅把纺车当嫁妆:妹,这是爹娘留下的,有它陪你就怕了……那时,大舅刚三十出头,却已荒凉得没了一根头发。

大舅老了,在兄妹成家后迅速老了,快得没时间给自己准备一场婚姻,一个家庭。

印象里,大舅一直是个皱老头,乐呵呵地被二舅、妯娌和堂兄妹们呼来喝去。

纺车吱吱呀呀。你纺线时,我总会想起大舅,想到那个锋利的词:命若悬丝。

你抹去纺车上的灰,坐在大舅坟前,一圈一圈地转。纺车吱吱呀呀,像你的喃喃自语,我一句也听不懂。你没能纺出线,只从岁月深处纺出两行泪,缝补着时光的疼痛。

你把纺车点燃:哥,让纺车陪你吧!你要活着多好!你咋就不等等呢……

把你送回老家。你立刻还了魂,神采奕奕和乡邻夸起城里的生活。

其实,你一点也住不惯,和妻不合拍,又不跟我说。我本想接你享福,却让你遭了罪。

我走了,你送了又送。我说周末就回来!你皱纹都笑成一团,却只摆手。你心疼我回来奔波,心疼孙子不堪肆虐的蝇子、蚊子……谁都心疼,就不心疼自己。你太像大舅了。

你站在门口,踮着脚尖。就这样迎送了我一辈子,把腰都累弯了,你终于放弃追了。



## 当时只道是寻常

解 良

每天下午三点来钟,大爷大妈开始在幼儿园门前排队,摩托车和自行车也在人行道上插花式排列一队。大爷大妈前后挨着,熟悉的唠几句家常,不熟悉的只要搭话很快就会了解对方。排在我身前的老者与我搭话,不常来接孩子吧?没怎么见过你。我笑笑,往常都是女婿上班用车带过来,下班接回去。他出差,我偶尔来接一两次。我不会开车,只能坐公交。大爷问我哪里人?我说,辽宁,您呢?他说河南。

两人一替一句聊上了。

他是爷爷,我是姥爷。他接孙子,我接外孙女。

鸟近黄昏皆绕树。每天这时候,喜鹊、灰喜鹊和叫不上名的鸟也来凑热闹,在高高的浓密的槐树间窜来窜去,围着自己的窝喳喳叫个不停。

河南爷爷忽然感慨地对我说,明年今日你也是最后一次来这儿接孩子喽。我没听懂他的意思,此话怎讲?他给我解释,他二孙子大班,今天毕业。我外孙女中班,一年后的今天也毕业上小学,就不用到这里来接孩子啦。

这一天是6月28日,周五,接下去就是周六周日,下个周一幼儿园大班毕业。弄明白这件事,我笑了笑,说,一年,还早着呢。

一年还不快?河南爷爷马上为我讲起光阴的故事。他说,大孙女生下来我就过来了,接完大孙女接二孙子,一晃来北京十一年了,一眨眼的事儿。

您老接送孩子十一年啦?

可不。

您住得离这儿远吗?

就在大院里。您呢?

我在肖家河那边。

坐651来的吧?

对。

他说,您外孙女要上了小学,您坐651就得半路倒车了。我问,小学不就在这个大院里吗?他笑,笑我不明就里。院内的小学教室不够用,一到三年级在大钟寺上,三至六年级在大院上。您坐651得在三义庙下车,倒361去大钟寺。

我感叹,河南爷爷接送孙女孙子十一年,已成为这一带的“活地图”。

四点五十分,幼儿园内准时响起萨克斯金曲《回家》。保安敞开门,我与河南爷爷随队伍鱼贯前行,在大门口刷卡,进到园内即被冲散,欢蹦乱跳的孩子与含饴弄孙的老人迎面而来,交织如流。我朝人群里寻一眼,再不见河南爷爷。心想,他二孙子离开幼儿园后过完假期就上小学,小学在大钟寺那边,等到我外孙女上小学,也许我们还会见面。

河南爷爷七十岁的样子,挺精神的。幼儿园记录了他每天早晚两次出现的身影,一个又一个普通平常的日子构成了他接送孙女孙子十一年的履历。这份履历不禁令人想起两句纳兰词,沉思往事立残阳,当时只道是寻常。



旋律 李昊天 摄

## 鞋柜里的凉拖鞋

徐累先

如今,母亲已是一位耄耋老人,可劳作的习惯一点儿没有改变,烧饭、洗衣、搞卫生、接送孩子,像一具陀螺运转在时光轴里。有一次洗坏了儿媳的衣服,被儿媳埋怨两句,她竟不知所措,站在一边,像做错了事的孩子。第二天,她还是一如既往地抱起全家的衣服蹒跚着走向洗衣池。好在她们婆媳俩都是有口无心的人,终没有产生什么隔阂。

季节更替,总是母亲找出换季的衣服,把它摆在我面前,嗔怪我:“换季了,也不知道换衣服!”其实,我何尝不知道,但我早已养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恶习!就在昨天晚上——立夏日,天渐炎热,我在房间里玩电脑,母亲轻轻推开门,小声地说:“凉鞋拖,我给你找出来了,摆在鞋柜里。”

转过头,看着母亲垂垂老矣的面容,我的心一阵痉挛,手指僵在键盘上,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脑子突然飞速运转,母亲不在了怎么办?不会烧饭,不会洗衣,甚至连自己的换洗衣服在哪个都不知道,我该如何应对那剩下的日子?

也许正是我的懒惰、对母亲的依赖,成就了母亲存在的价值。而在潜意识里,母亲会不会也因此想要多活几年?

拉开鞋柜,看着母亲摆放得整整齐齐的凉鞋拖,泪水从我的眼眶里潜然而出:“母亲啊!你是荷叶,我是红莲。心中的雨点来了,除了你,还有谁是我天空下的荫蔽?”